



陳元亮

紅樓點滴

《紅樓夢》面世二百年來，有關研究已成專門的“紅學”。由史學、版本學、詩詞歌賦，到探索作者原意，甚至尋章摘句，發掘書中生活細節，真箇百花齊放。筆者自忖腹儉，不敢續貂。姑且放下學術重擔，撥開穿鑿附會；嘗試另闢蹊徑，發掘其中旨趣。意之所至，何妨天馬行空，古為今用？

奴才大觀園

《紅樓夢》好像滿是公子才女，其實全書出場的四百多個角色，九成是各級大小奴僕丫鬟；如果刪掉書中對奴僕的刻畫，《紅樓夢》恐怕要大為失色。賈府（泛指榮寧兩府）的主子上至賈母下至一眾小孫子，不過二十多人；但奴僕的數目十倍於此。所有老爺太太少爺小姐，都各有自己的奴僕班底。府中還有一些管賬的、保安的；其中幾個高級總管奴才竟然也有自己的莊院和僕人，也就是奴才的奴才。可以說賈府是個奴才大觀園。

賈府奴僕眾多，既有排場的需要，也有實際的用途。從前通訊設備落後，沒有電話手機電郵；傳話和送點小東西便是僕人的日常工作，有時甚至是藝術，儼然有折衝尊俎的外交風範。主子出遊，少不了一群跟班拿著盥洗用具、痰盒之類，經常寒痰上湧和吐血的林黛玉更不可少。賈寶玉上學當然不會自己揹書包，加上牽馬的小廝，還要一個成年奴僕看著小主人，免得他闖禍，或者遇上校園欺凌。賈寶玉居住的怡紅院除了四個出得廳堂的貼身丫鬟服侍，還有一些粗使丫鬟幹清潔挑水的重活、負責“小灶”的廚師婆子（賈府各房分爨）、看門的男僕等等，規模儼然一間小企業。

服侍週到

所謂“服侍”，包括協助主子盥洗穿衣、出恭洗澡、鋪床疊被、磨墨撥扇、斟茶遞水、餵飯吹湯，務求主子不需動一根汗毛而擁帝王式享受。甚麼叫“吹湯”？原來是大有學問的高級服侍藝術，小丫頭不配做；守門的小廝更從來不幹這回事。一天賈寶玉吃四菜一湯的晚飯，一碗火腿鮮筍湯燙了嘴；首席丫鬟襲人忙端起輕輕用口吹，又教在旁的芳官“口勁輕著，別吹上唾沫星兒”。（芳官本是個賈府豢養的戲子，卻想

轉型當丫鬟親近賈寶玉，於是在怡紅院接受培訓。)在門外端飯伺候的芳官乾娘跑進來笑道：“他不老成，仔細打了碗，讓我吹罷。”如此糟老太婆，把好好的吃飯情調破壞無餘，馬上被晴雯轟出門去。賈寶玉看芳官吹了幾口，一臉關心地勸告她“仔細傷了氣”，還教她先嚐一嚐。芳官猶疑之際，晴雯示範了一口頭啖湯；她才敢嚐了，覺得溫度剛剛好，才讓賈寶玉喝了那半碗湯(一人一口，還能剩下多少?)一個充滿羅曼蒂克附加值的飲湯環節才告圓滿結束。之後的四個小菜，賈寶玉是否左擁右抱地享受殘廢餐便無從稽考了。

除了與吃女孩子口紅有異曲同工之妙的吹湯項目，還有更刺激的“侍浴”。一晚賈寶玉挑逗晴雯“你既沒有洗，拿了水來咱們兩個洗。”晴雯搖手笑道：“罷，罷，我不敢惹爺。還記得碧痕打發你洗澡，足有兩三個時辰，也不知道作什麼呢。我們也不好進去的。後來洗完了，進去瞧瞧，地下的水淹著床腿，連席子上都汪著水。”碧痕大概就是賈寶玉的侍浴專員；至於侍到席子上作了些甚麼，讀者只好自己發揮想像力了。

廉價勞工

除了無微不至的服侍工作，在農業社會，許多日用品都是自家製作，無論貧富都是如此，雖然品質大有分別。《紅樓夢》描寫生活細節十分詳盡。少爺小姐只會在亭台水榭吟詩作對，從不會拋頭露面逛商場“血拚”，因為到市集購物是奴僕的工作。主子的衣服、鞋襪、手帕、以至掛玉珮的繩子，一般都是奴婢的手工製作(晴雯便是城中頂尖的針黹高手)，貴重的朝服之類當然另有作坊。直到上世紀初，家庭主婦還是買布回家做衣服和納鞋子。後來三小姐賈探春為了節約創匯，在大觀園裡搞承包，就更像個生產單位了。

奴僕成群的另一原因是人口過剩，以至奴婢十分便宜。以清初工資指數約略計算，一個普通工匠月薪大概六七百文錢，賈府的高級丫鬟月薪一兩，粗使的只有幾百文。賈府算是有良僱主，一般人家的奴僕，薪酬應該更少。所謂“一兩銀”時價不同。清初官方定下聯繫匯率為一兩銀兌一千錢。可是在供求規律下，銀和銅的產量、民間錢莊的日益盛行、私鑄(等於今天印偽鈔)等等無形之手主宰了匯率，令上下差價可達三四成。買一個丫頭不過幾十兩；至於家貧不得不賣身為奴的，自然可以更抵買。還有所謂“家生”奴僕，就是家奴娶妻(通常也是府中丫鬟)所生子女，也“世襲”了奴僕的身份；還有官宦富戶之間時以奴僕餽

贈。賈府奴僕的數量自然越來越多，以至後來為了減輕支出要遣散部份人口。

賈府雖是皇親國戚(賈政大女兒元春是“元妃”，其實不過皇帝無數小老婆的其中之一。)，卻沒能“外戚干政”；男丁中世襲當官的賈赦賈政賈珍，都不過是些乾巴巴的閒職。他們的月俸不過一百幾十兩，當然不能“養家活口”，靠的是祖宗留下的莊院田地，是貨真價實的大地主。當官不過回報皇上隆恩；就像如今的高官，放下家族生意或者專業高職，全意服務市民一樣。從前還沒有“高薪養廉”的概念，可以想見，其他大小官員如果沒有祖蔭，貪污便是順理成章。

解放奴僕

奴僕回復自由身，未必等如“解放”；因為這意味失業，這在丫鬟而言更是如此。在農業社會，無田無地的自由人只能搞些小買賣或者當小伙計。有一技之長的也許可以在大城市的一些印刷、染織等作坊謀生。野史記載清初已有工人為加薪而跳槽之事，但恐非常態。所以在《紅樓夢》中有奴僕犯事的話，終極刑罰是打一頓板子再攆出去，從此失去“當穩定奴才”的資格；就像被大機構開除，外面的公司一看履歷就列入永不錄用的黑名單一樣，大概只有遠走他方了。反過來說，所謂狗仗人勢，大戶人家的奴僕可以狐假虎威；為主子辦事甚至可以撈一把。《紅樓夢》中賈雨村新官上任，因為不認識地方勢力而險些得罪權貴，全憑門子提點。方正迂腐的賈政外放，既不敢貪瀆，又懼怕惹禍，只好任由僕人打點一切，圖個阿Q式的清白。這些奴僕自然上下其手；脫離了主子，他們那來油水？

被逐婢女的處境更為淒慘。女性的社會地位本來已經低了一截，婢女更是任人踐踏的最低下階層。在中國史書裡，許多皇后都只有姓無名；一般人家就是乜門物氏，婢女卻大多只有名無姓，大概便於買賣，省得她們認祖歸宗。主子買了婢女，就給她起個名字，以示從新開始，也是對她的人身宣示主權。她們小時候任由父母兄長甚至親戚發落，也有被拐騙的。在人口買賣制度化下，更有“牙子”作中介人統籌買賣。即使在今天，外傭碰上無良雇傭公司，也隨時被“賣豬仔”；專制統治下被賣的女孩子遭遇之慘，可以想見。

丫鬟如果工作勤快，加上樣子出得廳堂，有機會晉陞為高級丫鬟，作為少爺小姐的貼身僕人，甚至有“副小姐”的稱號。王熙鳳的陪嫁丫鬟平兒就因為手段圓滑辦事得力，成為賈府CEO的私人助理；“平姑

娘”的權力甚至足以對其他奴僕動私刑。婢女一般二十多歲就算老了要嫁人。主子喜歡的話就給她找個奴僕配了，這當然由不得她作主。從主子角度看，這已經十分仁慈，最少她們都有個歸宿，從此變成“某某家的”。格外開恩的話，就讓她嫁個府外人，脫離奴籍。由家人贖身的極少，誰要賠錢帶個蝕本貨回家？稍有姿色的婢女大都難逃男主人的性騷擾。婢女討得主子歡心，也許可以當個小老婆；不少婢女也視此為出頭天。可是如果她們思想稍為前衛，後果可能十分嚴重。司棋晴雯就是例子。

司棋殉情

司棋是賈府二小姐迎春的首席丫鬟，因被揭發私會表哥而被逐；回到家中又因母親反對不能與情人團圓而撞牆殉情。這不單是對不自由婚姻的反抗，更是對賈府的假道學血的控訴。在一個“扒灰”、“養小叔子”的地方竟然不容自由戀愛，都算諷刺。這一切源於有人檢到了一個色情香囊，王夫人為了重整道德，下令搜查大觀園，發現了司棋與表哥的通姦書信，這“淫婦”自然被逐。為了深化整頓，王夫人想到終日在女孩子群中打滾的寶貝兒子，可能被某些不正經的婢女“帶壞”了，於是牽連到晴雯。

勇晴雯

晴雯在《紅樓夢》中絕對是個精彩角色。她跟林黛玉一樣，都是有性格無機心；而這類人通常都收場慘淡。她是小祖宗賈寶玉的高級助理。四大丫鬟的首席是從賈母處借調過來的襲人。她既是怡紅院的地區總監，更是賈母與王夫人的耳目；仗著這特殊身份，成了賈寶玉的性啟蒙老師，寄望將來當上賈府金筐籠的小老婆（正室當然輪不到她），對一個賣身為奴的小女子而言，也算出人頭地。麝月、秋紋是襲人的忠心副手。在賈母和王夫人眼中，三人都是“笨笨的”老實人，所以靠得住。晴雯有點特別。她是賈府一個總管送給賈母的禮物，賈母把她轉贈賈寶玉。她雖然也是賈母所賜，卻非小報告份子。她自恃容貌標緻，口齒伶俐，於是得罪人多稱呼人少。王熙鳳向王夫人提交的口頭評核說：“若論這些丫頭們，共總比起來，都沒晴雯生得好。論舉止言語，他原有些輕薄。”可以猜想：晴雯在王夫人的人事檔案裡一定滿是暗箭，當中自然少不了襲人的小報告。理由十分簡單：她必須剷除競爭對手。賈寶玉喜歡與女孩子廝混，愛吃她們的口紅，連祖母的首席丫鬟鴛鴦都不放

過；以晴雯的質素和放電能量，必讓他猛吞口水、猛吃豆腐。道德重整會長肯定判晴雯“引誘他人作不道德行為”“罪有應得”。

可是從另一角度看，襲人才是“帶壞”賈寶玉的元兇：她趁賈寶玉初次夢遺引誘他上床。後來晴雯和賈寶玉拌嘴，襲人進來調解。晴雯冷笑幾聲，說“你們鬼鬼祟祟幹的那些事，也瞞不過我去”。就是林黛玉也公開地說“只拿你當嫂子待”。丫鬟出身的襲人，頂多是當個“姨娘”，絕對威脅不了林黛玉期望中的奶奶地位。反而晴雯在這方面是清白的。她帶病被逐，賈寶玉偷往探望。人之將死，其言也真。她忿恨“雖生得比別人好些，並沒有私情勾引你，怎麼一口死咬定了我是個狐狸精”、“早知如此，我當日……”那就是說，“當日”她大有機會把主子私有化；甚或賈寶玉主動出擊（也許就是挑逗她一起鴛鴦浴的時候？）而她因為種種理由拒絕了。這些理由可以是道德的或是戰略的（要那小子偷不如偷不到，更加死心塌地）；總之她一定動過心卻臨崖勒馬。死別之前，晴雯咬下指甲送給賈寶玉，又在被窩裡（注意：是被窩而非桌上）脫下貼身紅綾小襖與他交換，可見兩人關係非比尋常，卻能不及於“亂”。不過晴雯之死，總比林黛玉幸運；至少她可以在死前對賈寶玉說出心底話。

情烈金釧

說來好笑，王夫人那麼害怕寶貝兒子被帶壞，卻讓他在脂粉叢中長大，那怪得了誰呢？指控晴雯是個狐狸精，可說是“事出有因，查無實據”，金釧一案卻是當場人贓並獲。話說一個夏日中午，賈寶玉閒極無聊，信步走到王夫人處。但見母親在午睡，首席丫鬟金釧在替她槌腿，於是上前調戲。這“調戲”是我的道德判斷，書中描寫可是相當客觀的。

案情細節是賈寶玉趁金釧不覺，“把他耳朵上的墜子一摘”，金釧驚覺是他，“抿嘴一笑，擺手叫他出去”。賈寶玉看母親還在睡，色膽更進一步，掏出“香雪潤津丹”（大概相當於今天的高檔巧克力），塞進合上眼睛的金釧口裡；更單刀直入說“我和太太討了你，偕們在一處吧。”金釧軟語搪塞之際，王夫人翻身起來，就是一巴掌；打的當然不是心肝兒子，而是口中還甜絲絲的金釧，更痛罵她教壞了“好好兒的爺們”。賈寶玉見事敗，馬上來一招走為上著，實行始亂終棄。結果就是金釧被逐，含羞投井。

好一齣二世祖情挑俏丫鬟。賈寶玉素來慣於對各級丫鬟性騷擾，想

金釧的口紅也吃了不少。以他的地位，幾乎所有美女都圍著他團團轉；可是他從來沒有為金釧受屈說過一句話或作過任何事；知道金釧死訊，也不過感傷一下，“恨不得也身亡命殞”。不過看官可以一百個放心，他當然不會殉情。

類似案中的調情場面，一定已經出現過無數次。從金釧驚覺來人是賈寶玉便只顧笑著揮手打發他、閉上眼睛口接他的巧克力，以至在睡著了的王夫人跟前調情(大概十分刺激)，可見他倆在無人地帶必定更加張狂。是否“及於亂”便只好讓讀者自由心證了。從人性的角度看，婢女有飛上枝頭的幻想——只是幻想——也是人之常情，就當看一齣愛情喜劇代入主角逃避一下現實好了。

反過來說，一個奴婢面對小祖宗的挑逗，她可以反抗嗎？即使她力拒性騷擾，如果事發，受罪的還不是自己？金釧一條賤命，在主子眼中，不過是五十兩銀子加兩套衣服而已。後來鴛鴦力拒賈寶玉的伯父賈赦收其為妾，除了斷髮明志，(身體髮膚受諸父母，斷髮屬於嚴重的自殘行為。)最要緊的是有賈母撐腰；賈母死後，她只好自盡逃避了。

打得性起

不負責任的賈寶玉很快就得到報應。他因為結交一個王府中的戲子(當中包含隱晦的同性戀關係)而得罪於怕事的老爹，加上同父異母弟弟賈環揭露了金釧死因，以狗仔週刊的手法“報道”他如何強姦金釧不遂；賈政氣上心頭，為“免得上辱先人，下生逆子”，下令小廝把賈寶玉“按在凳上”，“堵起嘴來，著實打死”。我於是發現，奴才竟然也有翻身之日。這些平日只有被主子摑之踢之也不敢吭一聲的最低賤的下人，今天可以有仇報仇了。

“打”清楚顯示權力關係，所以主子打奴才天經地義，反過來就是大逆不道。奴隸弑主等同人臣弑君，屬於十惡不赦，非誅其九族不足以維持當權者眼中的社會秩序。賈政還嫌小廝打得輕，一腳踢開掌板的，親自動手；見老婆進來勸說，更火上澆油，那板子越下得又狠又快，還要拿繩子來勒死。在舊日“父要子死，子不得不死”的三綱五常下，是大條道理地“生得你出，打得你死”。其罪名是“在外流蕩優伶，表贈私物；在家荒疏學業，逼淫母婢”。賈寶玉從來就見父如見鬼，絕對是親子關係的反面教材。

捉姦記

打仔場面，在《紅樓夢》中只出現了一次，最多出現的是打奴僕。“鳳辣子”就曾擔綱演出捉姦全武行。話說王熙鳳生日，賈府上下女眷設家宴為她祝壽。她的色狼二世祖丈夫賈璉乘機把家奴鮑二的風騷老婆搞到家中快活，並命心腹丫頭放哨，設下兩道防線。(果然是妾不如偷。《紅樓夢》中一再以“俏平兒”作回目，可見平兒在紅樓群芳之中，可能是三甲之材；最少要比那騷貨強。)王熙鳳在席上喝多了要拉肚子，便離席回家，平兒自然緊隨。第一道防線的丫頭驚見奶奶突然出現，便要回身跑去報訊(總不能大叫走鬼)。想王熙鳳何等精明，酒醉三分醒，但見黑影狂奔，已知可疑，馬上喝停。坐在階上，命丫頭跪下，左右開弓，把她打的七葷八素。平兒忙勸：“奶奶，仔細手疼！”

好一句“仔細手疼”，顯示平兒無限忠於主子。(這話必須衝口而出才是真誠衛主；要是稍有遲疑便是低級馬屁。)丫頭打死事小，奶奶手疼事大。也許丫頭的臉皮太厚，長了老繭，刮了奶奶玉手，罪過罪過。於是王熙鳳接受意見，叫平兒代為動手；又拔下簪子向那丫頭嘴上亂戮，就不虞弄疼玉手了。酷刑之下，丫頭和盤托出。這時候王熙鳳甚麼腸胃不適都丟到爪哇國，領著平兒，殺奔家門。二線丫頭措手不及，見躲不過，便來一招坦白從寬，說“我正要告訴奶奶去呢，可巧奶奶來了”。如此低級馬屁，只換來一個清脆的巴掌。兵臨城下，但聽見裡面女的說那閨王老婆死了就好，讓平兒扶正了，只怕還好些。賈璉說“連平兒他也不叫我沾一沾”、“也是一肚子委屈不敢說”。

氣上心頭的王熙鳳聽見攀上了平兒，更有人說她的好話，便不由分說地賞了她兩下子，轉身踢開大門，抓住鮑二家的飽以老拳。一場混戰，王熙鳳力敵三人(嚴格而言不是三人，因為兩個女的都不敢還手)，毫無懼色。平兒有冤無路訴，跑出去尋死，被外面眾婆子丫頭攔住。賈璉老羞成怒拔劍追斬老婆，最後自然由賈母出面擺平。

賈府CEO

平兒是個既平凡又複雜的角色，我們可以從宏觀的人事管理學與微觀的三角奪床學兩方面分析一下。她跟隨王熙鳳嫁入賈家，成為賈璉的妾侍，真的是“嫁雞隨雞”。賈王兩大世家的聯姻，大抵都是門第之間的利害交易；平兒這小角色，就連一顆棋子都不如。王熙鳳成為賈府大管家，平兒既是她的心腹，自然也成了賈府CEO的首席私人助理。文化水平不高的王熙鳳以一個二十歲不到的少奶奶，管理榮寧兩府上下數

百人，確非易事。她能突圍而出，除了精明強悍（加上賈家的男人太不濟），更重要的是牢牢地籠絡最高權力象徵賈母，還有服侍刑、王兩位婆婆。這與其說是管理，不如說是權術——雖然這兩點有時的確重疊。

王熙鳳協理寧國府，指出五大弊端，固然表現了過人的觀察力；但她不過如新官上任，以嚴刑峻法壓制一時而已。大觀園中失竊，她出的主意竟然是叫眾奴僕在烈日下跪瓦礫！不是平兒勸阻，恐怕要出亂子。反而後來賈探春和薛寶釵在園裏搞承包；府中省錢，下人得益，方為雙贏之道。

現代商業社會，無論人事、投資，以至時間、情緒，都要“管理”一番。王熙鳳這大管家，遂成新一代寵兒；不單有大學工商管理學系以之作為教材，更有人著書立說，力證她是個好領導。可是從商業倫理角度看，王熙鳳貪財好勝（扣壓工錢私放高利貸、不堪饅頭庵老尼幾句激將法間接害死兩條人命等等），令讀者覺得後來賈府被抄，她落得一無所有是罪有應得，活像以權謀私的上市公司董事被廉署拘控而身敗名裂。以小說人物引起話題未嘗不可，但王熙鳳是個不合格的CEO。

夾心人

理解王熙鳳的地位、性格和管理作風，就明白平兒的處境如何艱難。頂頭上司是個“有一萬心眼子”、“待下人未免太嚴些兒”的女強人，加上一群連上司也得賣帳的老爺奶奶少爺奶奶小姐；下面是一大堆良莠不齊的奴僕。她本性溫純敦厚，成了典型的夾心人。她無可選擇地當上了緩衝的角色，而這需要高度技巧與親和力。她更要建立鞏固自己的人際網絡，包括籠絡各房的大丫頭，以保證訊息流通，好保護自己，也隨時為主子補鑊，還得不露痕跡。既不能功高鎮主，也不可唯唯諾諾；有鑊要揜，有功要讓；總之有辱有榮，誰叫你當奴才？今天商業機構的夾心人受不了大可辭職，平兒可是終身侍奉。捉姦一役受了委屈，雖然獲得賈母平反，平兒還是給王熙鳳磕頭，說：“奶奶的千秋，我惹了奶奶生氣，是我該死。”我毫不懷疑這是她的真心話，這是個人的奴性使然。

平兒也是賈璉和王熙鳳之間的夾心人。以王的性格，本來容不得一個妾侍。賈璉曾用調虎離山之計把尤二姐金屋藏嬌，王熙鳳以欲擒故縱、面厚心黑、口蜜腹劍、誘敵深入、借刀殺人之一條龍連環計逼得她吞金自盡。（可惜啊！那塊“不知多重”的金子。）從前唐高宗李治的王皇后與蕭淑妃爭寵，王皇后想出一條“妙計”，就是找一個心腹加入戰

團，形成二對一的局面；最少希望李治喜新厭舊，把蕭淑妃踢出局。最後她和對手同歸於盡，因為她的“心腹”叫武媚娘。王熙鳳不是才女，卻是個天生的權謀家。她首先完全掌握平兒這個陪嫁丫鬟，吃透了她的性格，不會籠裡雞作反。這不單是之前的瞭解，更包括之後的控制，恩威並施。賈璉與鮑二家的提起平兒的說話，任何第三者都會覺得合情合理，便挑起了王熙鳳內心提防平兒的潛意識，因為“妻不如妾”。賈璉一句“連平兒他也不叫我沾一沾”，也就是說要“沾平兒”這本來名正言順的行為也得大婆批准。從王熙鳳的角度看，平兒善解人意，嬌俏聰明，又頗得人心，所以也處處設防。平兒自己也明白得罪任何一方，都可能粉身碎骨，所以有時也不得不兩頭瞞。即使她一再拿著賈璉偷情證據，也沒有向主子告發；王熙鳳與“小叔子”的曖昧關係，連賈璉都有微言，難道平兒這私人助理竟然一無所知？

在平兒的工作範圍內，還包括當主子的出氣袋。她本來跟著主子去捉姦，到頭來卻被兩個主子打罵得要尋死。還是薛寶釵說得明白：“你奶奶…多吃了一口酒，他可不拿你出氣，難道拿別人出氣不成！”可幸平兒人緣極好，不會無處容身；賈寶玉更收留她到怡紅院透透氣，乘機大獻殷勤，更為她洗手帕熨衣服，對她意淫一番。這又是我根據客觀的情節描寫作主觀的道德判斷。由於平兒是賈寶玉堂兄的愛妾，賈寶玉“因不能盡心”，“深以為恨”；如今“竟得在平兒前稍盡片心，也算今生意中不想之樂”。更有趣的是當天本也是金釧生日，原來有點不樂的賈寶玉，也因為可以意淫平兒而“心內怡然自得”，好一個移情大法。

拳打腳踢

打奴才除了用板子、鞭子（賈府“玉”字輩的長子賈珍就曾鞭打鬧事的悍僕）、拳頭、巴掌，當然還有腳踢。一把年紀的賈政氣上心頭，也會踢開掌板小廝親自動手。捉姦混戰之中，賈璉就踢罵平兒；後來也踢過管家大奴才周瑞幾腳。就連溫文柔弱的賈寶玉也會一招穿心腿，踢的還是襲人。一天賈寶玉雨中漫步回怡紅院；院中眾丫頭在打水戰，開門遲了。賈寶玉“一肚子沒好氣，滿心要把開門的踢幾腳”，卻沒留意開門的竟然是襲人，結果踢得她吐血。用腳踢人其實並不容易，搞不好失了平衡，隨時自己跌個四腳朝天。此中其實大有學問：因為被踢的都矮了一截。奴婢常常跪向主子，無論早請示晚匯報都跪個不停；連丫頭捧著洗臉盆供貴客盥洗也要跪著，否則便是失禮，於是主子踢起來便得心

應腳得多了。

襲人被誤踢，因為開門的通常都是小丫頭。她們“是慫皮慣了的，早已恨的人牙癢癢”、“踢一下子唬唬也好”。不要誤會這是賈寶玉的心聲；這竟是襲人倒過來安慰主子的話。襲人是怡紅院的總管，但她為人厚道，大概不會對小丫頭施行體罰。稍低一級的三名高級助理中，麝月秋紋都未見暴力行為，只有晴雯是個“爆炭”，管理下屬的手法大不相同，大抵小丫頭都怕她而不怕襲人。她一次害病在床，心情不佳，跟前無人使喚（是的，大丫鬟服侍主子，小丫頭服侍大丫鬟），便罵小丫頭“瞅著我病了，都大膽子走了。明兒我好了，一個個的才揭了你們的皮！”嚇得兩個小丫頭跑到跟前。其中墜兒早前曾順手牽羊，被晴雯知道，便順道發洩，一番髒話臭罵之餘，更用耳挖子亂戮。麝月忙勸說：“等你好了，要打多少不得？”好一句“要打多少不得”，充分顯示在等級森嚴的賈府，不單主子可以任意打踢奴才；高等奴才還有低等奴才可以出氣；小丫頭便只有任人漁肉了。

願打願挨

對於奴才而言，受打顯示自己完全馴服；自打便是更上層樓的藝術，表示懂得認真檢討錯誤，自覺接受領導，說不定前途無限。所謂君要臣死，臣便應欣然赴死；如果君只要你受苦，臣便千萬死不得。王熙鳳調查丈夫金屋藏嬌，審問賈璉心腹家僮興兒，喝命：“打嘴巴！”另一個奴僕應命才要打，王熙鳳罵道：“甚麼糊塗忘八崽子！叫他自己打，用你打嗎！”那興兒真箇左右開弓打了自己十幾個嘴巴。後來興兒說溜了嘴把尤二姐說成“二奶奶”，馬上自打嘴巴，把王熙鳳倒僵笑了。原來自打嘴巴不單可以緩和緊張氣氛，也是洗底獻媚的藝術。“奴才該死”並非人人有資格說。滿清部族統治下，只有被視作圈內的滿州人才有資格自稱奴才，漢人還不配呢。

一個願打，一個願挨；授受皆悅之下，主奴便有了對話的基礎。為了維護社會秩序，總得有人犧牲；奴僕受屈於是天公地道。薛寶釵便深明其中精要，除了對平兒曉以大義外；前些時金釧投井，薛寶釵就開解王夫人，說金釧多半是失足掉下去的；如果她真是發那麼大的脾氣自盡，那麼她就是個胡塗人，實在死不足惜。

自甘為奴

“奴才”其實有身、心兩重意義。有人生於奴隸家中，戴著枷鎖出

世，這是命運使然；但仍可以透過個人努力，衝破禁忌，縱使失敗，也算對自己有個交待，更為後代樹立榜樣。愚公充滿革命樂觀精神，才會移山。人的內心深處，總有自由的盼望，即使是襲人那樣忠心耿耿的認命奴婢也不例外。《紅樓夢》中描寫襲人出場，說她“倒有些癡處：服侍賈母時，心中只有賈母；如今跟了寶玉，心中又只有寶玉了。只因寶玉性情乖僻，每每規諫，見寶玉不聽，心中著實憂鬱。”一心服侍最高權力，有時天良未泯，提點意見；但主子不聽，也無可奈何。襲人母親去世，她回家料理喪事。賈寶玉掛念她，到訪她家中，碰見兩個模樣標緻的女孩子。泛愛主義者賈寶玉後來不禁對襲人胡說八道：“怎麼也得他在咱們家就好了。”襲人冷笑回應：“我一個人是奴才命罷了，難道連我的親戚都是奴才命不成？”

“認命”也許不夠轟烈，但有時卻是求存之道。阿Q地說：留得青山在，哪怕沒柴燒。時代條件和客觀限制，並非人人可以改變，更不能期望人人當烈士；可惡可嘆的是明明生來是自由人，卻滿腦子封建奴才心態，面對權力（甚至權力的影子）便雙膝發軟。他們甚至連襲人那僅存的丁點自尊都欠奉，更無法明白這世界上竟然有人不懂享受當奴才的樂趣。我們可以號召奴隸起來造反，奴才是喚不起來的。

賈府雖然家世顯赫，可是在皇帝老子眼中，也不過一群高等奴才而已。元妃回娘家省親，賈家上下都要先行君臣之禮，方可樂敘天倫，這是專制統治對人倫的制度化殘害。雖然賈家是皇帝的親家，可是一旦翻臉，便受抄家之災，這明顯是曹雪芹經驗之談。要是他泉下得知二百年後的自由社會竟然還有主動獻身的奴才，當會慨嘆“古已有之，於今為烈”。如若不信，有詩為證。（“有詩為證”是中國人五大發明之一。在沒有錄影設備的時代，小說家只要胡謔幾句歪詩，便馬上鐵證如山了。）詩云：

紅樓夢醒淚盈腮，婢僕生來究可哀；

難測天威驚伴虎，滿朝朱紫亦奴才。
